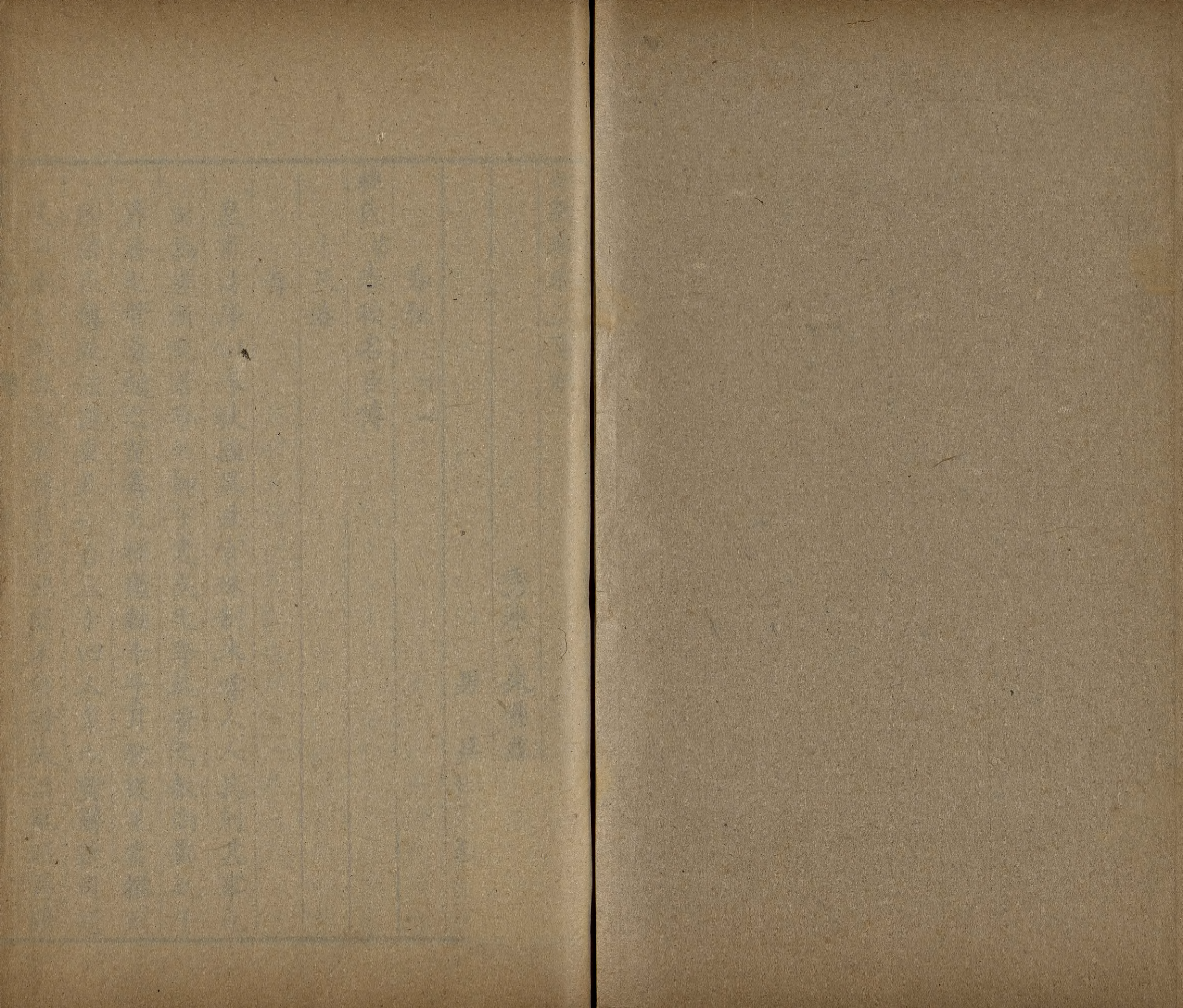


7101

829.3

134



經義考卷二百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技

春秋 三十七

姚氏 咨 春秋名臣傳

十三卷

存

皇甫昉序曰春秋國異政官殊制未嘗人人具列其事也
司馬遷所取若魯之柳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向鄭之子
產齊之管晏越之范蠡文種僅數十子耳厥後王當撰列
國諸臣傳效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人系以贊辭近司寇
大庾劉公撰春秋列傳其善惡賢不肖得失治亂昭焉錫

山邵文莊公晚取春秋諸名臣言行錄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戢燎原爲災藏山毀草惜哉皇山姚隱君取文莊之意補輯其書傳始於周辛伯迄於虞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勒爲一十三卷按王生所撰文簡而事精矣門人安茂卿取而梓之

咨自序曰邑先達邵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傳凡其人之嘉言善行與其隱顯聞望生榮死哀可以昭旂常炳緇素者始於周之辛伯以迄虞宮之奇得一百四十八人爲書一十三卷以準一年十二月之數餘其一以象閏亦例春秋也書未梓行公遽捐館遺目錄并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謂將脫橐懼鬱攸之變豈斯文未喪天不俾一人專之而欲分其美於後人邪余生也晚末由趨公之門

牆忝交於郡博萃君明伯明伯乃公門人補庵比部冢嗣也曩示茲目要予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慫慂之曰非汝誰與任者予久食貧餬口四方者五十餘年遭疾齋居三易裘葛僅勒成編門人安茂卿請授剞劂遂許之黃虞稷曰咨字舜咨無錫人先是邑人邵寶爲是書未竟咨因續成之

凌氏

稱隆

春秋左傳注評測義

七十卷

存

王世貞曰以棟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者薈蕞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騭左氏而媿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

考者或名或字或諡或封號咸置之編首一開卷而可得
以棟其忠於左氏杜氏者哉

錢氏應奎左紀

十一卷

存

邵氏弁春秋通義畧

二卷

存

弁自序曰昔仲尼因魯史修春秋傳其學者三家師說相
承褒貶爲義愚竊以爲不然春秋有是非而無褒貶褒貶
一人之私也是非天下之公也因天下之公是公非而無
所毀譽此春秋之志也要之春秋之教不越二端而已故

或同辭而同事或異辭而同事或異事而同辭同辭同事
者正例也異事異辭者變例也例以通其凡辭以體其變
而經教立矣奚取於褒貶哉故正例之是非統於事比事
而天下之大勢可明也變例之是非顯於辭循辭而每事
之得失可考也不通乎例者不可以語常不達乎辭者不
可以盡變說者繫日月於褒貶析予奪於名稱謂夷夏皆
由聖人之進退亂臣賊子皆由仲尼之誅討夫日月本乎
天運何心於褒貶名爵定於王朝何柄而予奪夷夏盛衰
天下大勢也豈空言所能進退亂賊誅討列國政刑也豈
後世可以虛加若進退由於仲尼則進吳楚而退齊晉聖
人乃無意於安攘誅討可以虛加則刺公子買而奔慶父
孔子爲失刑矣又其甚者魯桓有弑君之惡反歸罪於天

王至於桓無貶焉則是罪坐於鄰之人而庇匿其主也季氏有逐君之惡而先正乎定昭季氏乃無譏焉則是畏疆禦而弱其君也故以褒貶爲例其例不可通也以褒貶命辭其辭不可訓也膏肓廢疾深痼學者之見聞邪說詖辭汨沒聖經之宗旨使春秋之大義不明而體統不立何由定天下之邪正哉殊不知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春秋書王所以通其分於天下也故列五等序王爵也不列於五等吳楚之君非王爵也凡登名於策書有王命者也不登名於策書無王命者也禮樂征伐以達王事於天下故曰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春秋書公所以統其事於國內也故本國之君大夫出入必書本國之政事廢舉必書他國之事接我則書來告則書

詳內事略外事也故曰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主周則周之名分仲尼何敢紊焉主魯則魯之典禮仲尼何敢變焉故策書所載有其事不敢隱也無其事不敢加也事與詞皆從實錄而已事之所比爲正例正例者通論之勢也詞之所之爲變例變例者即事之教也爲例之體二謂大事必書之體謂常事特書之體大事必書或書而變常者變例也常事不書以非常故書者正例也比事而成例循事而命辭事辭皆從實錄所以傳信也舊史有闕文存而不削所以傳疑也傳疑傳信史家之法也因是因非大道之公也史以正王法經以明王道史法立而大道行矣何以褒貶爲昔韓退之有言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旨哉斯言惜無成書以示後世唐之陸淳啖助趙匡

此三家者與韓公同時議論相若予故有取焉嘉靖癸丑
避寇幽居文籍罕接於目坐卧以經自隨久之日有所記
札輒疏爲或問一卷凡例輯略一卷屬辭比事八卷總名
之曰春秋通義略非敢傳之人人以俟後世之揚子雲焉
爾

張氏事心 春秋左氏人物譜

一卷

存

事心自序曰春秋之書人也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或以
爵或以其諡號食邑蓋褒貶存焉左氏於春秋中諸人之
名字官爵諡號食邑素習口吻者至於作傳或連年之事
前書名而後書字或一章之中首書爵而末書諡蓋信筆

所到初無意義於其閒也而讀者彼此錯綜紛然莫辨甚
至於以一人爲二人以二人爲一人者而況能溯其本始
支分者乎杜元凱癖左氏有集解有凡例有盟會圖有長
歷而又有世族譜蓋以叙世系而明族姓則其於人物源
派意必精詳可觀也乃其書今亡之矣僅於注疏中見一
二焉又有著名號歸一者歸而未盡而前後且失次又有
著繫年及族號者族而未詳而挂漏且什三余讀是書自
隱初至哀末凡錄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名之曰春秋人物
纂其於每人名字諡號亦粗詳矣然世系竟未能貫始徹
終而各國亦未能兼收而並覽也復取所纂者分國而彙
編之首世系次中宮周曰中宮列國曰壺內次子姓則世系莫考者
次先王先后列國曰先妃則春秋以前者次先裔則本國先

世支庶也次古先裔則古昔聖哲苗裔也次世族則本國功臣巨室也而終之以臣庶此八目者隨諸國之有無增損焉不能諸國一一備也而孔門特立一目者尊宣聖也其古先人物則起自上古止商紂另爲一項於周前者皆傳中所引也編成因名之曰春秋左氏人物譜以明系表世若家乘焉故曰譜也讀左得此庶不至誤名號而迷本原或亦可以補世族之缺乎

徐勳序曰吾鄉張子靜先生博雅閑覽人號書簾生平所著述甚夥垂老以貢爲海澄廣文罷歸貧日甚先生既沒其所著作十九散落悽然傷之今歲偶過友人張道輔家得其春秋人物譜皆先生手錄草稟蟲蠹半蝕點竄糊塗覽者莫尋頭緒予乃攜之長溪龜湖僧舍旅次間寂嚴加

校訂初彙渾爲一卷予分十二公而羅列之重爲繕寫井然有序第首尾糜爛尚有缺文客中無書未遑考補俟質諸沈酣麟經之士再屬爲增定以成全書傳之來禡未必於經學無少補云

黃虞稷曰張事心字子靜福清人

鄭氏良弼春秋或問

十四卷

未見

春秋存疑

一卷

未見

春秋續義

未見

王錫爵序曰淳安鄭子宗說甫業春秋有大志少遊武林得江太史淵源家學博采群議著為續義或問二書闡明胡氏未盡之蘊已卯夏謁予就正予異焉庚辰予郡顧君襟宇以進十令淳重其人即以其書寄海虞定宇趙太史太史輒為探討重訂已姜司成江主政潤色之其友方春元輩裒次成帙凡若干卷迄付之梓行矣續義江君有序而或問一書方春元復為代請余言弁諸首夫春秋聖人心法也學子經生率宗胡氏即胡傳外縱窺闕遂得聖門之肯綮者悉置之若棄亦惑矣鄭子能為通方學據經辨傳之真偽析理別言之當否協乎情止乎義而先人之見勿與焉班班問答確有定論即起安國於九京當降心而首肯者余嘉其有羽翼經傳之功冀與海內士公共之也

黃虞稷曰良弼淳安人

龔氏持憲 春秋列國世家

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今注

四十卷

春秋胡傳童子教

十三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持憲字行素太倉州人

曹氏宗儒 春秋序事本末

三十卷

未見

春秋逸傳

二卷

未見

左氏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儒字元博松江人教諭

高層雲曰元博序事本末一書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

類訂精審

董氏啓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樹聲序曰海寧董子石龍者自少通春秋學游庠校以父喪終慕棄去不欲與少年舉子尋行墨也君益遠意經學既所輯春秋補傳成持以謁予會予赴召君命辭去久之予從金陵歸迂予攜李舟從吳越之間往返者三四與予言輒避席以請也予甚愧其勤予聞董氏其先有從陽明先生於天泉晚得聞道陽明先生所爲記從吾道人者君從大父也而君父郡博中山陽明許其志道尤篤乃知董氏世多賢者以君之賢幼得從游陽明在弟子列豈特以經生自命哉乃今不遠數百里手一編就予偃偃問途君可謂不遇矣予生晚不及掃陽明之門求從吾中山者

與之質疑請益晚獲與君游盡聞其所得於先生長者
以私淑則子方幸君君亦何有於子也是歲春仲子生朝
廛君遠來燒燭夜坐君起為壽舉薛敬軒語子拜且承之
子與君生同甲子同習三傳晚而志於道又同好也庶幾
所謂三同者因書贈君以諗夫同社

鄧氏鏞 春秋正解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鏞字時雋以貢授偃師丞以子漢貴贈通
議大夫河南按察使

章氏潢 春秋竊義

未見

鄧氏元錫 春秋繹通

一卷

存

黃氏智 春秋三傳會要

佚

朱氏時釋 春秋諸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四終

弟子吳縣徐陶璋獲技

經義考卷二百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八

余氏 懋學 春秋蠡測

四卷

存

祝世祿序曰紫陽氏博論諸經於春秋獨少論著觀其語
魏无履謂此乃學者後一段事莫若止看論語且曰自非
理順義精則止是拔得失考同異與讀史傳揀故實無異
如論語看得有味則他經自迎刃而解其言如是毋亦以
筆削大義游夏所不能贊者有非後世淺學所可管窺而

蠡測邪嬖源余行之先生於從政之暇按經依傳立論不
詭於前人而實卓然自得於聞見之外其言曰吾創者非
敢為繆悠而因者非敢為踵襲惟以鳴吾見焉蓋史迹吾
能持衡聖心吾不能懸度即有度者如以蠡測海此吾蠡
測所以作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至國家典故更覃力研
究予嘗得其南垣論世攷及三史隨筆諸編皆精核詳鑿
至於論語則有讀論勿藥之編得意疾書見解超邁蓋以
其讀之有味者發為成言若默契紫陽所謂前一段事者
宐乎其於此書若迎刃而解也春秋論語義不相蒙而紫
陽視之則若一貫先生撰著雖富而發明聖緒惟此二書
然則春秋論語固可以合一說乎非也上辛雩季辛又雩
先儒皆謂旱公羊則謂昭公聚民以攻季氏或者信其說
遂以夫子答樊遲遊於舞雩之言當之謂為逐季氏發也
迂鑿附會一至於此烏乎合合故迎刃而解則為先生沈
傳而談則為或人而已矣

馮氏時可左氏討論 釋

各二卷

存

黃氏洪憲春秋左傳釋附

二十七卷

存

洪憲自序曰予在史館時好讀左氏春秋嘗考訂其全文
畧采諸家箋釋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名曰左氏釋附
長兒承弔稍為增定而鐫其半於安平署中予巖居多暇

因銓次以卒業而并爲之叙予聞之孔子修春秋皆約魯史策書而又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邱明乘如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歸而成書而邱明則爲之傳其後齊公羊高魯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人自爲說於是有公羊穀梁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公穀先後列學官而左氏獨絀兩家專門弟子欲伸其師說紛紛排擯惟劉歆氏曰邱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弟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此三傳之斷案也至其引傳以釋經則不免牽合附會而後世杜預集其說爲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見謂有功於左氏而不佞竊有疑焉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迹惟提綱挈領寓褒貶於片言隻字其辭約其旨微誠以國史具在文獻足徵

天下後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故曰吾觀周道舍魯何適矣而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邱明作傳是欲祀宋魯也是謂孔氏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且邱明身爲史官博綜羣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國赴告策書與夫公卿大夫氏族譜傳大而天文地理微而夢卜謠讖凡史狐史克史蘇史黯之所識禱杌紀年鄭書晉乘之所載靡不網羅摭拾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呂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於釋經也他日孔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若有竊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聖人之筆削在後故左氏之文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後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皆匠心獨創連艷千古曷嘗拘繫爲經役哉大抵孔子修

魯史未嘗自明其為經而後人尊之為經邱明作傳未嘗
有意於釋經而後人傳之為經傳故讀左氏春秋者第經
自為經傳自為傳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傳會
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為主往往設
為問答執義例以立斷案雖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為袞鉞
存焉後人以其傳自西河故相率宗之不知孔子嘗言春
秋屬商而當時游夏已自謂不能贊一辭矧其後之為徒
者欲字訓句釋據私臆以擬聖經其孰從而受之愚嘗反
覆三傳左氏以史家而核於事公穀以經生而辨於理核
於事者不失為實錄辨於理者不免多臆見臆見非聖人
意也而就其中若多名言奧義可以垂世而立教者故謂
公穀能傳聖意不可謂公穀盡畔聖經亦不可昔人謂春

秋素王邱明素臣彼二子者其亦附庸之國乎今國家功
令業春秋者率主宋儒胡安國傳至欲屈經以就之夫安
國經生不加於公穀而況去聖人之世益遠曷若反而求
之左氏之為核其次參之公穀猶為近古也萬歷己亥暢

月穀旦

黃氏

正憲

春秋翼附

二十卷

存

賀燦然序曰自漢以來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為
最著邱明與夫子生同時按魯史為傳當不甚謬刺然不
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夫子以春秋屬商公羊高穀梁赤俱本
自西河宜不詭於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

夫子不若是苛也胡氏傳立於學官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於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善哉懋容氏之說春秋也夫春秋據事筆削褒貶自見非拘拘於日月爵氏以為袞鉞也拘拘於日月爵氏之間求所謂袞鉞者而有合有不合於是曲為正例變例之說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懋容氏之說有功四傳羽翼聖經即謂春秋翼可也附云乎哉

姚氏舜牧春秋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止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上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間周衰王道寔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為竊為僭為瀆亂甚或淪於禽獸有忍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是彝是訓是行者耳而或者誤為道在位在之說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豈其然哉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真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惟童稚時先贈君淳庵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閒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茲來粵西甚暇得從大全諸書竊觀

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
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於經者錄之而又
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躐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
誨牧之遺意也云爾

蕭氏良有春秋纂傳

四卷

存

劉芳喆曰良有漢陽人萬歷庚辰賜進士第二歷官國等

祭酒

沈氏堯中春秋本義

四卷

存

堯中自序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據事采文斷以大義如趙
盾弑君教所存也可無改也晉侯召王文有害也所必改
也其諸筆削凡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强
同也是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
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
名與字也元年書即位亦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
有不書卒與葬書日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
而不書月書月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
於歸國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
而不書者非故畧也史闕文也况經文從三傳中錄出先
儒遞相授受不無承襲之誤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為之
說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公羊穀梁各自為例

胡傳參用其說說窮則曰美惡不嫌同辭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識其意是舞文吏之所為而謂聖人為之乎矧直以天子之權子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為史外傳心之要典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子而名之為子實非王而不名之為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為子實非子而進之為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奈何周命為子則書子周命為伯則書伯周不命為王則不書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為天子之事是身自為亂也而何以為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其誰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也蓋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并及陪

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
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於亂愈趨
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恒子齊齊與魯較恒子魯故其言曰
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蓋欲撥亂世而反之
治也又有總十二公而見者霸主未見諸侯雖散而猶知
有王霸主見諸侯雖合而不知有王霸業衰則諸侯奔走
秦楚而王亦不見於春秋是以五霸為終始也有總一公
而見者如與邾儀父盟矣而繼書伐邾又及宋人盟矣而
繼書伐宋是以一事為終始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
書取郟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既
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
王之為慢書王人子突救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為非至若

暈之弒隱也而先書暈帥師慶父之弒子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弒夷臯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弒夷也而先書歸生帥師齊崔杼之弒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故其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則聖人之精義也先儒獨朱晦翁得之而未有成書中也不揣固陋爰采各傳附以己意一以經義為主而鑿者不與焉非敢與先儒匹也亦竊比晦翁之意云爾萬歷庚子

楊氏

于庭春秋質疑

十二卷

未見

于庭自序曰自胡氏列之學官而三傳絀矣然徵事必於左斷義必於公穀而若之何華衮也鉄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無敢置一喁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七十子實聞之則退而私論之盲史掌故而高與赤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贊一辭不得而況乎生千百世之下者乎胡氏議論務異而責人近苛閒有勦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為叔服公孫會自鄭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為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別於內而以為不與其為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為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嘗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虛心權焉權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由編矣漢人之祀天也以牛夸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以誚左公穀是祀天

而或以牛或以馬也茲予所由疑也

陸元輔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歷庚辰進士

李氏廷機左傳綱目定注

三十卷

存

俞汝言曰是書崇禎閒刻於建陽書坊

鄒氏德溥春秋匡解

八卷

存

錢謙益序曰子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夫子授以匡解一

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為言鄒氏家學淵

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他日得出其門牆余

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雋雖未及親炙而余之鄙固有

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為有幸焉何子非鳴為

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

梓

徐氏即登春秋說

十一卷

未見

楊氏伯珂左傳摘議

十卷

未見

伯珂自序曰子自丁未為時廢業是非莫白不能不悒悒

於心戊申之春取左傳讀之見後人之評者多不察其心

漫為之說竊歎古人之負寃亦有久而不白者乃取一事
綴以數語或為人所未發或為已發而未當者皆原其情
之本來而究其勢所必至善惡功罪昭然分別使漏網者
誅負寃者雪不欲人受溢美溢惡之名凡古今之成說不
敢偏徇即胡氏一代成書有未確者亦多為辨之久而成
百餘首命曰左傳摘議藏之笥中曰摘議者謂其或有一
得而非舉其全也

黃虞稷曰伯珂字直甫淮安大河衛人萬歷丙戌進士汾

州同知

高氏攀龍 春秋孔義

十二卷

存

兄于世泰序曰韓起聘魯觀書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有
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旨則望義知歸非孔子
安從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之心於是意見
橫生義理雜出大圭呂氏以為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
之而春秋為尤甚此我伯父忠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
已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伯父生平性廉節介疾惡如仇
然宅衷寬易不為深噉可喜之論故權衡四傳悉稟尼山
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也其文簡
其意覈有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關疑之慎焉顏
以孔義者欲誦法孔子者不失為聖人之徒也儼海秦先
生既捐貲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秋孔義伯父有志得先
生而言益章兩義明而六經之義無不明矣

存

炯自序曰春秋魯史之文也因魯史以明王道不以天子之權與魯隱公不書即位書天王歸賵是以天王正魯之始也始魯隱何也平王之終也王東遷而終不復春秋所以作也春秋繼王統也故尊王於天王不王有不稱天者矣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內命大夫書爵外命大夫書字不命於天子不書大夫不正其為大夫也殺大夫必書爵不正其專殺也天子討而不伐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宋以天子主兵也天子無出出曰出居居其所也大一統之義也王之降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尊王為重召陵之師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存王室也河湯之狩不以臣召君首上殊會尊王子也衛人立晉晉非衛人所得立許叔入許許非叔所得入正諸侯也正王統之名分也霸之衰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垂隴大夫主盟之始列士穀於宋公陳侯鄭伯之下不與諸侯等也伐沈大夫主兵之始列國稱人退諸大夫也扈之盟書晉大夫於諸侯之下棐林之役書會晉師不書大夫不以大夫主諸侯之兵也維王統之脉也大夫失政陪臣執國命矣陽貨柄魯入謹陽關以叛書盜竊寶玉大弓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書圍費圍郈而不書其叛不與陪臣專政也王統所以不倒置也尊王統者外四裔其號君與臣同詞賤之也進而稱人又進而稱子雖大不過曰子微之也孟之會執

宋公矣書宋公於楚子之上不與楚執也薄之盟釋宋公
書公會諸侯不與楚釋也宋之盟楚駕晉矣先書晉存內
外之防也鍾離黃池之會殊會吳不與中國同吳也王統
所以不裂也春秋之事莫大於五霸陞之次葵邱之會首
止之盟桓之功也滅譚滅遂降鄣遷陽不與桓專滅城楚
邱城緣陵不與桓專封桓之汰也踐土之會河陽之狩朝
於王所歸衛侯於京師文之功也城濮之戰伐衛致楚執
曹昇宋文之譎也宋襄無功於中國而有執滕子用鄆子
之罪秦穆有功於納晉文而滑之入彭衙之戰罪不可掩
楚莊有伐陳之功而滅蕭滅舒蓼以至問鼎罪不容誅秦
穆楚莊功不敵罪者也是以王統正五霸之功罪也春秋
之義綱常為重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正父子也忽出突入
忽繫鄭而突不繫鄭正兄弟也會于灤與夫人姜氏遂如
齊正夫婦也鄭申侯陳轅宣仲相譖以敗書齊執濤塗鄭
殺申侯正朋友也書子同生重世子也葬宋伯姬明婦道
也是以王統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春秋之始
稱元稱天王者奉天體元之義終以獲麟王道之衰天運
之窮也春秋始終以天以天正王以王正列辟百官萬民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郝氏敬春秋非左

二卷

存

敬自序曰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
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

而人始競爲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世人謂之羽翼
聖經其實踏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
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雜然和之
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詩古序謂
附會左傳臧宣叔婚晉卿權辭以爲王制夏父弗忌逆祀
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王廟楚子納孔寧儀行父謂爲
有禮晉受諸侯朝貢蔑視天子極其崇獎使三王罪人貌
千古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
今摘其紕謬三百三十餘條附以管見題曰非左或曰非
左不非公穀何也曰公穀則誠公穀矣左實非邱明也知
左之非邱明者然後可與言春秋

春秋首解

十三卷

存

敬自序曰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
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爲亂蹟而世儒以爲隱諱
之文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
之且亦恥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
自後儒以事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且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爲深文

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為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於胸中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王氏震左傳參同

四十三卷

存

烏程縣志王震字子長萬歷辛卯舉人

按烏程王氏左傳參同四十三卷別有凡例列國世系考國號考異年表世次圖名號歸一圖名號考異字例書目姓氏附見於前後其報沈太史仲澗書云人謂僕變亂左氏非敢然也僕所為編輯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緣其記識闕畧而補苴之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邱此是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載於閔公末年當乎否邪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間考核者便乎否邪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之然左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燒燬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

深滅椀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
茲亦不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
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緇衣以朝
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
積茲亦不見子文之殉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
爲大畧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說左氏
僅曰仲由爲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畧也家語則
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
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出自聖人隳郕隳費本
意傳胡可不載至西狩獲麟聖經於此絕筆原有
深意左氏乃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
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其於經義
惡觀萬一家語紀孔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爲明王
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出自聖人絕筆
至情又何嫌攬入已諸所增益大都不出此類獨
左逸說林等書謬爲纂附疑於真偽錯雜然鄙意
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雖附見無傷也矧
細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混淆又何真偽錯雜之
足疑乎此書出讀者可省檢閱覆覈之勞其於初
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僕之
編輯儻亦屬比之萬一乎其著書大略具見此書
故錄之

魏氏時應
春秋質疑

十二卷

存

南昌縣志魏時應字去違萬歷乙未進士歷官南京通政使

劉芳喆曰此為舉子業而作前有柯挺田居中二序

曹氏學詮 春秋闡義

十二卷

未見

春秋義畧

三卷

未見

徐氏鑿 左氏始末

未見

高佑鉅曰鑿字正字豐城人萬歷辛丑進士太僕少卿

王氏世德 左氏兵法

卷

存

黃虞稷曰世德字長民南康人萬歷辛丑進士巡撫遼東

都御史

經義考卷二百五終

弟子歸安汪元文覆按

經義考卷二百五

稽古堂

黃真野曰世爵守身刃南東人萬歷辛丑舉士以授遼東

一

一

正月也

嘉本

經義考卷二百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九

張氏銓 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公字見平沁水人萬歷甲辰進士巡按遼東死於難諡忠烈

李遜之曰張忠烈公方任江西巡按時先忠毅公應昇為南

康司李在官著春秋補傳先公為之校正及按遼東反於

難幸書猶存

錢氏時俊春秋胡傳翼

三十卷

存

錢謙益序曰余姪水部用章氏輯春秋胡傳翼成不佞讀而歎曰嗟乎經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春秋者也他經以經爲經而春秋以傳爲經他經之傳傳經爲傳而春秋則人自爲傳自漢洎元未有底也明興乃始布侯於文定海內靡然從之無敢操戈者於左氏則核者誣之於二氏則誣者核之此則胡之失也仲尼之所削者不可見矣其所筆者具在據事直書內不敢易史書外不敢革赴告而一字褒貶口銜天憲亦可以令吳楚之僭王者乎此又胡之失也元年之元也鼎銘先之矣五等諸侯之稱公也儀禮先之矣由此推之凡所謂一字一句傳義比列者非棄灰之刑則畫蛇之足也此又胡之失也昔之春秋以三傳爲經今之春秋以胡氏一家言爲經雖然胡氏之書大義備焉况功令在是童而習之用以郭衆說斷國論不猶賢於說鈴書肆乎哉用章之爲是編也豈惟胡氏功臣抑亦導明經者之先路也近世趙恒先生著錄疑以續塞耳三年而發之聾矣余少不自量欲網羅百家推明孔氏筆削之旨未三載而以懶廢令余得深湛如用章豈遂遜古人哉姑書之以志余愧而已

陸元輔曰仍峰錢氏常熟人萬歷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終湖廣按察副使

賀氏仲軾春秋歸義

存

春秋便考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文武之法也修其法以明文武之道以其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弑殺奔逃者以綱紀天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道得而人心斯正人心正而天子始尊天子尊而君公卿大夫士乃各得其所然後斯民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聖人之所以治亂世也以心法爲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豈刀鋸可以懾服詞令可以告戒乃經成而知懼者何邪吾以此知春秋之聖功神化不專在片言隻字之未收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而執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遷就牽合引證辨難聖經爲之猥碎則直以斷爛朝報棄之無惑也故經之蔽也是創例說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槩施則又爲正例變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例非聖人不能裁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以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諸家之例解使例而可以盡春秋也例至今在做例擬經人人可爲春秋矣夫史臣之法莫嚴於董狐南史氏其所以書趙盾崔杼弑其君者何嘗有一字減於春秋曾不能懼二賊臣於覲面春秋所以書趙盾崔杼弑其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

以隔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骨寒於既朽邪蓋聖人所
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云春
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遠也故春秋
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命討有功罪而無賞罰有
時書爵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名書人而不必皆有
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質之以文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
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義行於其間矣義顯
而功罪分功罪分而是非定辭達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
書法凡言例言書法於是乎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說於是
乎有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說於是乎有素王素
臣之說於是乎有以天自處之說置聖人於壞法亂紀而
莫敢矯其非嗟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強侯之生殺可擅權
臣之威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非不可假
故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卿大夫士庶者
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匹夫之筆此春秋之所以重也每
伏而讀之疑夫傳之所說不類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爲聖
人之所以爲經決不在此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酌
以己意名之曰春秋歸義歸義云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
是書也始於萬歷戊午成於崇禎甲戌云
黃虞稷曰仲軾字景瞻獲嘉人萬歷庚戌進士爲武德兵
備副使家居聞甲申寇難衣冠北向題字几上自經死妻
妾五人感其義皆同死

春秋提要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舊有提要然事不盡載稽考無當焉今特總經文而悉志之詳事情之同異味聖經之折衷可得其梗槩則執一事而不會其全守單辭而不窺其異將自

知其不可通矣但分類太繁近於瑣屑殊非聖經本意今第求其易考耳非分門立例之說也改削數易迄半年乃始就緒而猶有未盡合者焉姑存其大凡可也

朱氏國盛拜山齋春秋手抄

存

劉芳喆曰朱國盛字雲來華亭人萬歷庚戌進士除工部主事累官至工部尚書以太常寺卿回籍坐黨案閒住

卓氏爾康春秋辨義

三十卷

存

爾康自述曰辨義者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四曰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

羅氏喻義春秋野篇

十二卷

存

喻義自序曰春秋有義無例例繁而義隱矣焉用例然究未有能破除之者野篇所爲作也或問三傳曰後進之禮樂也其辭文子於春秋行古本而已矣崇禎丁丑

周氏希令春秋談虎

經義考 春秋

卷一百六

五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希令字子儀江西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太常少卿

方氏孔炤春秋竊論

未見

陳氏禹謨左氏兵略

三十二卷

存

禹謨自序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世之談兵家類祖孫吳而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不

循其本者也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談兵即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爲富艷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忽之如隗禧知爲相斲書矣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況介胄士又安所得逮及之哉子故特爲表章命曰左氏兵略成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存焉又進呈疏曰臣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自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下見爲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過慮因濫竽樞寮之末每究心韜略之編竊謂今談兵者輒祖孫吳乃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邱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弢所未洩者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

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爲武之詞語正則召陵
城濮諸師仗其義語奇則衷師夾擊潛涉宵加妙其機詭
譎則曳柴設旆僞糴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驚鶴魚麗左右
勾拒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胄帶斷桀石昭其能技藝則
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
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著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
之儔通其奧古今用兵家未有不出其彀中者第其書不
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未別其指歸介胄之夫於是
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遡流而忘源乎臣特於左
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姑舉一二即
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考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
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倣乎兵家
之勝算莫如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悅禮樂敦詩書者謀
帥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必無掩
於一眚者矣以殺顛頡戮揚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
以魯銘鐘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恤軍
士之寒挾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飢庾癸從此無
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守則何弗固大
都兵家妙用潛于九天九地幻于疑鬼疑神疾于迅雷掣
電不可遙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
法大斷本爲碁捭革爲鞠亦皆有法焉況兵凶戰危何事
也豈可師心自用而漫焉嘗試哉臣謹輯兵略一編凡三
十二卷謹用繕寫裝潢成帙恭進御前仰祈皇上于清燕
之餘俯垂睿覽

馮氏夢龍春秋衡庫

三十卷 又附錄二卷

存

劉芳喆曰夢龍字猶龍長洲人

汪氏應召春秋傳

十三卷

存

俞汝言曰應召徽州人撰春秋汪氏傳十三卷萬歷乙巳

自為之序

楊氏時偉春秋賞析

二卷

存

劉芳喆曰時偉字去奢吳人

唐氏大章春秋十二公明辨

未見

黃虞稷曰仙遊人

吳氏從周左傳纂

四卷

未見

張氏承祚春秋歸正書

未見

廣平府志張承祚肥鄉人萬歷中歲貢生官同知以子懋

忠貴贈錦衣衛左都督

陳氏可言春秋經傳類事

三十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可言字以忠嘉定人好左氏傳謂編年紀事或一年之內數事錯陳或一事始終散見於數年與數十年之後學者驟讀之未易得其要領乃做建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作春秋經傳類事凡九十餘條三十六卷其釋義主杜氏而多所損益傳有與經戾者則參之公羊穀梁二傳歷二十年而後成竟窮困以致

秦氏

澹

春秋類編

未見

戴氏

文光

春秋左傳標釋

三十卷

存

陳氏

宗之

春秋備考

八卷

存

宗之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天文五行地理禮樂人物皆具焉百世而後傳聞異詞三傳之牴牾十二國之參錯而可以漶漫無考乎棘闈取士傳宗康侯為胡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講疏詰題義取穿鑿則為安成麻黃之春秋并非胡氏之春秋矣則夫萃其異同釐其沿革於以具訓蒙士所當務矣是編也友人張君燮實殫蒐集而屬予總其成焉

陸氏曾尋

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

三卷

未見

華氏時亨春秋叙說

未見

梅氏之煩春秋因是

三十卷

存

趙吉士曰梅之煩字惠連麻城人

夏氏元彬麟傳統宗

十三卷

存

文震孟序曰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氏乃為之傳傳其

事不晰其義若曰其義則子言之矣漢初有公羊穀梁之

學各有宗師互立意義天子主為是非同異大議殿中揚

雄所謂曉曉之學各習其師者也吾友夏仲弢覃思經學

爰集諸傳下及戰國短長諸篇彙為一書源派分而指歸

合凡昔所稱輸攻墨守者一切歸於混同而均以羽翼素

王蓋十年而後成其功博其志苦矣

俞汝言曰夏元彬初名滂字仲弢德清人

孫氏范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二十卷

存

范自序曰說春秋者曰義曰事義斷於聖心末學難曉事

則存乎左氏可循覽而得也顧其為書年經國緯緒端紛

出覽者未能一目便了是用倣之史家變編年爲紀事以
事系國以國系君有一事而連綴三五國上下數十年者
則原其事之所始與其所歸還系所應屬之國庶覽一事
之本末而即因事以知其國勢之強弱人才之盛衰二百
四十餘年之故網羅胸中出爲濟世匡時之用是今日所
爲輯傳意也

章氏大吉左記

十二卷

存

大吉自序曰左氏編年太史公紀傳此千古史之準予媿
元凱而亦有左氏癖自少至老不倦第列國雜叙經傳互
刊觀覽不便僭截左氏文就史記體合而名之曰左記事
以國麗文以事聯雖割裂之罪無所逃而實不敢筆削一
字燦然成文便覽觀焉雖然列世系則一姓梗槩備矣要
始終則當局吉凶辨矣前兆或同後驗古算或勝今籌災
祥可按狐鼠足懲余三復之不容緘口漫憑臆見論列於
簡末幸同志者鑒之

俞汝言曰章大吉字惠伯山陰人

徐氏允祿春秋愚謂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徐允祿字汝廉嘉靖諸生取春秋三傳及胡氏
傳撮其大旨於前而折衷以己意四家都無當者更出獨
見斷之如尹氏卒以爲鄭之尹氏即隱公與之同歸而立

鍾巫之主者也其他大抵類此

顧氏懋懋春秋義

三十卷

未見

張氏岐然春秋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

存

岐然自序曰記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予嘗與虞子仲鳴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日經生家之說尤可訕笑殆不復可謂之春秋又不止於亂矣究其弊率起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習讀者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矣又久之習讀者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并不知有經矣昔范叔有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知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不知其有王今習讀者惟知有胡氏不知其有春秋此所謂亂之極也而其弊率起於過尊胡氏胡氏之說經亦未嘗不按左氏參公羊據穀梁而敢獨爲之說左氏之說未當公穀或正之三傳之說未盡唐宋諸儒閒發之胡氏乃始起而和合衆家約略經旨大暢已意爲春秋然則今之單任胡氏者反以罪累胡氏我知必胡氏所深憎也輒與吾友舉遠氏合三傳而存其註取胡氏而平其文又附以左氏之外傳焉夫治春秋者立之案附之斷誠不厭詳且盡也則凡諸子百家之書有可采者舉未可棄矣使姑發其端持其平則試取四家五

傳之文而參和之其相符者幾何也相戾者幾何也然後考諸儒之說而折衷焉比經文之事屬其辭而條理焉將其不可得而亂者自出也予向期與虞子博采諸家存其合者而閒附己意名曰春秋止亂虞子逝而未之成也今先以四家五傳之平文平學士家之心而後出予所與先友夙夜商榷之書以就正焉亦曰將以持春秋之平無徒爲胡氏之罪人爾也

馮氏瑛 春秋前議

一卷

俞汝言曰其書言天文主夏時

周氏廷求 春秋二十編

三卷

存

廷求自序曰春秋一書聖人所以著尊親大義也立尊之名示尊之義筆之於魯史之上雖古無天王之稱而亦不嫌創也核親之實得親之情繫之於周歷之正者雖詳一春王之文而亦不厭贅也王則稱天尊之至也春則書王親之至也尊尊親親義之至也此則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也或曰夫子意在存王迹而作春秋則止存周室之文足矣胡爲乎備載列國之事邪曰尊其尊親其親者尊親之大義也合衆尊以成一尊合衆親以成一親者尊親之至願也今考全史所載則見正朔頒於其上列國承於其下典禮按於其故功業俟於其新治亂繫於其人盛衰存

於其事罪案嚴於其論災異謹於其徵一人雖拱手無爲而諸侯若奉行不替於此見聖人竊取之義矣至於今誦天王之稱有以知聖人之尊王者尊之惟恐不至讀春王之文有以知聖人之親周者親之惟恐或忘也歸聘錫葬之事雖當式微之日而列國無不以受王命爲榮會同誓信之舉雖當更霸之期而盟主無不以藉王臣爲重河陽一狩京師特朝依然巡守述職之盛事也天子賜命而共仰繼明之照元戎啟行而三勤伐鄭之師依然禮樂征伐之雄風也寤生不共而三國從王以伐負芻已服而京師受命以歸豈非司馬司寇之典猶是一人總其成乎緣陵之城諸侯盡入宿衛成周之城大夫敢效賢勞豈非維屏維翰之業猶是普天同其戴乎若然者世雖衰也道雖微也一王之分初不失其爲尊也萬國之衛初不失其爲親也直取十有一王之行事筆之於經而義已足昭揭於千古矣又何必鋪張其事粉飾其辭然後有以明天子之事哉故夫尊親者至教之所自始也尊其尊而親其親大義之所自明也使人盡知尊其尊而親其親則經義之所以揭日月而中天也廷求自天啓三年說春秋迄崇禎四年論定分編二十期不失夫子筆削之初意云爾

陳氏士芳春秋四傳通辭

十二卷

存

弟子崑山黃震巖覆按

經義考卷二百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按

春秋 四十

王氏 道焜 等春秋杜林合注

五十卷

存

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

陳氏 肇曾 春秋四傳辨疑

未見

林偉曰陳肇曾字昌箕福州人天啓辛酉舉人官禮部司

總纂考 卷二百
務辨疑一書曹學佺序之

華氏允誠 春秋說

未見

嚴繩孫曰先生字汝立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都水司主事見鄒元標輩以講學去位遂拂衣歸久之補工部營膳司主事進兵部職方員外郎劾大學士溫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尋乞終養歸里

張光家曰先生說春秋義多主公羊傳

倪氏元璠 春秋鞠說

未見

黃氏道周 春秋表正

未見

春秋撰

一卷

存

鄧氏來鸞 春秋實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來鸞字繡青宜黃人天啓壬戌進士武昌知府其書吳興沈演序之

林氏胤昌 春秋易義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張氏國經春秋比事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四川布政司參政

黎氏遂球春秋兵法

未見

遂球自序曰兵事著於黃帝不可得而考矣世之傳者不
過與陰陽時日之書等予無取焉其可稽據者則無如春
秋予少即受左氏於先高士然其時海內平治不過以為
詞令之式廿年來四方多事予以書生遨遊諸公閒羽檄
飛至閒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然不敢自信為能也會以
省母從吳歸粵舟中無事因取左氏諸兵事別為端委手
自寫記時以己意附於其末適友人以有以書籍見質者始
知昔人久已有是編予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
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著蓋無如予本也

張氏溥春秋三書

三十一卷

存闕

張采序曰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書一
曰列國論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是則張子
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
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尅期可竟不幸
短折張子於經沒身已矣今就所屬彙列國論已完傳斷
中缺文公復缺襄公以下其僖公閒缺十餘年書法解為

目多端而僅成一則竊謂以此行世亦可羽翼經傳而賈人不知強予續之復不自量輒許其請但病中多廢不克卽竟因先完僖公出正同志其他所缺亦小有條緒隨容續布嗟夫朋友一倫于今涼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海內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觀生死云

爾

吳氏

希哲

春秋明微

未見

錢謙益序曰淳安睿卿吳公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暇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若唐人所謂兔園冊者則其所著春秋明微也給諫承藉家學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講論經生經義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歲彙爲是書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十六條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時懲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大義摩切人主今春秋取士斷以文定爲準士子射策決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矣給諫於是經童而習之進取不忘其初篋衍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古以董子胡氏爲的也給諫之意遠矣

劉芳喆曰希哲字睿卿淳安人崇禎辛未進士除惠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孫氏 承澤 春秋程傳補

十二卷

存

吳氏 主一 春秋定衡

未見

金華府新志吳主一字協一義烏人崇禎癸酉舉人署會稽教諭著春秋定衡

堵氏 胤錫 春秋澤書

未見

陸元輔曰牧遊先生籍本無錫家於宜興中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陞長沙知府

夏氏 允彝 春秋四傳合論

佚

余氏 光第 春秋存俟

十二卷

存

李世熊曰吾友余希之賡之之治春秋也始闢諸儒之陋繼闢四傳之迷究乃舉闢四傳闢諸儒者而并闢之考世知人據情得實務合筆削之初意而止

陸元輔曰余光字希之颺字賡之莆田人  中崇禎丁丑

進士官上虞知縣

來氏 集之 春秋志在

十二卷

存

孫廷銓序曰說春秋如說詩皆以意逆志之書也詩之志在乎美刺衛宏毛鄭說人人殊春秋之志存乎褒譏左氏公穀說人人殊要無違乎美刺褒貶之正而止爾漢置春秋博學之士左氏獨後世為公羊穀梁者從而非之然公穀去聖人差遠為左氏者亦非之膏肓墨守廢疾蓋交譏也至宋儒削斷三傳胡氏遂盡廢其書創為新例然立乎趙宋以指春秋其於隱桓加遠矣則未知聖人之志果在彼歟在此歟我友來子初獨成一書其意頗異乎四家蓋以諸儒之說可以理裁聖人之旨斷難例拘其或經有微文前後互見為傳所未見者則表而出之其有經意顯白本無義例而傳好為曲說以致失實滋疑者則辨而正之其有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或退之排詆紛紜樊然淆亂則折衷而求其必合皆比經發義錯傳成文綴以世史附以新意著為百有八篇號曰春秋志在蓋言聖人之志之所在也來子之書蓋不失褒譏之正者矣

四傳權衡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茲又取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不權衡春秋而權衡四傳者以今日之是非準千古以上之是非將有所不確以吾小儒之是非準大聖人之是非終有所不敢亦曰取四傳而銖之兩之以酌其平云爾

經義考 卷一百一
林氏尊賓 春秋傳

十二卷

存

張溥序曰制義盛而絕學微五經之義終世不能明也其尤病者莫甚於春秋春秋之書左氏公穀三傳竝立文定晚出其學反貴非南宋之文高於前人也其用法也嚴其持說也峻意主於復讐以儆和議之非論歸於自強以發忘親之痛主構相檜怫然惡之而抗辭無避天理人欲反覆深切雖其閒少褻多貶文近深刻然遏邪防亂與其過而縱之無寧過而閑之也莆田林燕公通春秋紬繹諸家更出新義自成一書曰林氏傳窺其意將以陳君舉趙子常自命給諫凌茗柯先生出轄閩海搜揚多士首得燕公

延致上座今涖吾禾燕公不遠數千里褐衣上謁以春秋傳見給諫為梓以傳予方補葺春秋有三書之役以編年叙事以列國叙人以書法叙義例更喜得林書筆之簡端無異班荆道舊也

尊賓自叙曰春秋何以有傳也孔子之心不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為孔子徒取其所不能口授者代為傳之遂使天下萬世無不若自孔子口授之者而春秋傳矣傳自左氏有之公羊氏穀梁氏有之迄今惟胡氏獨尊獨信一氏興而諸氏廢雖然孔子尚未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則孔子之心又豈一氏所能代為之傳也哉此林氏之所以繼而有傳也

鄭珣曰莆田林尊賓字燕公撰尊賓以崇禎壬午舉於鄉

林氏傳十二卷成於崇禎辛未凌侍御義渠張吉士溥夏
吏部允彝皆為之序

宋氏

徵璧

左氏兵法測要

二十二卷

存

方岳貢序曰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為文武
之途分故不盡人材之用而實非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
成王廟聖祖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盛分
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豈不以養成於學校漸之以
經術如羆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不觀於春秋之事乎
晉文之擇帥也爰舉卻縠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故入
則為卿出則為帥至於司馬軍尉之屬皆慎其選於是魏
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閒故軍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
別流以處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為二而古意衰
矣尚木宋子著左氏測要一書援古證今不私其所見不
避其所難其書斷然不可廢矣使國家異日收文武之用
者其在斯歟

李雯序曰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晉強
莫如秦楚固嘗仗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他小國之
師以衛之弱而可以勝於齊以小邾之微而可以勝於魯
以魯之衰而可以勝於宋以越之敗而可以復於吳是皆
當時士大夫習於兵嫻於法也至於今天下一統天子之
威行於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
二十餘年盜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不可得

反不若於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於兵不嫻於法也嗟乎是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可用兵哉尚木少為左氏之學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交伐之術因裒集其事通其流畧至於輓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為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此真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聖人宵衣苟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無事則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兵則不可以不知兵官長為將帥子弟為徒眾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以角拒此猶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為非常之舉不意之變也古之人蓋嘗行之於樽俎之閒出之於衽席之上矣讀是書者其勉之哉

陳子龍序曰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為無方之應未嘗櫛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與常說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畧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為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已成之事而代為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懦弱者莫不欣然思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之賢士大夫皆能為兵也且兵法之

變春秋始也夫十二國竝立五霸迭興鬪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有所變故魯之邱甲齊之參國晉之六軍楚之二廣秦之三軍凡此皆非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於命將則國之三卿與諸大夫而已是故大者以強小者以存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爲後世之用者舍左氏誰與歸哉今國家休德纍葉上繼周漢而內訌外浚莫知所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麤悍之人也尚木慨然發憤以兵爲必可用故其爲書於得失詳著焉旨哉言乎讀其書而憬然有志於斯者予願爲執鞭矣

徐孚遠序曰今天下蓋多事矣然其時尚可爲失今不爲後且有什伯難於此者顧時之所急無甚於兵尚木乃取左氏之言係兵事者博以古驗參以今指予受而點次之時亦以己意相出入也旣成尚木請予序言焉予惟子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雜然言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今尚木之書其亦雜然言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間者隨其勢而導之耳若夫當今所急談者以兵力不足爲憂議欲期月宿糧聚十餘萬甲士一鼓而殄羣寇夫糧非可卒辦甲士非可卒聚此期月以前能使吾民忍死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衆用衆者未必能辨事然則用衆非良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橫我兵尾而衛之恣取掠耳縱賊不擊其弊坐此如使嚴爲約束曰行省自守至折使寔得入境有誅將帥各率其

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賊之罰無緩寇之利以此治盜度可不日平也京營之卒內以備禦外以討伐我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之不可練之不能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為制或合而分或分而合所以便簡閱也可不為之變計乎曩時三衛為我藩籬時以警告我我得為備今不撫之為我用而拒之為我敵豈完策乎今試於宣雲之間招攜其族類以為我屏蔽效可睹也麗人之奉正朔無虔於此者今者受攻而我未有以為援也蓋以少出師不足以為重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當事者之失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絕域者何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為援且當募博望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朝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軍使彼猶有所繫而不至折而他降昔者吳至弱國也巫臣通晉於吳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以制絕域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內行後之二言以制外天下其庶可為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用心知其然而不能道也尚木能言之亦惟尚木能用之爾

朱一是曰華亭宋尚木未第日成左氏兵法測要一書予同年友徐孚遠闇公實討論潤色之時大學士方公知松江府事首為之序而同里何剛慤人周立勳勒卣李雯舒章陳子龍臥子及孚遠皆序之

弟子松江馮 瑞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四十一

劉氏 城 春秋左傳地名錄

二卷

存

城自序曰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若春秋之專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欲小撮之便記識也
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晉裴秀杜預宋楊湜張洽鄭樵元杜瑛明楊慎各有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覈事情畫方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

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湮每以爲憾茲者消夏九華參觀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相出入因以其餘別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爲麤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爲何如也崇禎癸酉

左傳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既爲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秋中人自天王世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筆者或名之字之諡之一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繫之一身然後無錯惑也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諡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

今惟歸一圖盛傳則予錄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傳按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降遂定爲邱明或疑邱明恥之止亦恥之其辭氣近於竊比恐邱明未爲受業弟子予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即左氏一人已有疑義況左氏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果是否也錄成爲一歎云

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

三卷

存

炎武自序曰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觴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註傅氏遜本之

經義考 卷二百八
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
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
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孫氏 和鼎 春秋名系彙譜

四卷

未見

和鼎自序曰讀春秋者以深求義理為務名系非所急也
然二百四十餘年之間事關禮樂刑政者屈指可數而誅
賞之變難以言窮要不越國爵名氏以為之差而已特聖
經有案無斷不得不藉諸傳以折衷乃經文先自異三傳
又互異左氏更爭奇炫博變換文辭以成其異每當尋繹
義理齟齬忘倦之時忽以稱謂異同滋疑殆而沮其說以

小害大何可勝道而能不為之所乎先君少時嘗為之譜
為友人借鈔失去後復增新例而輯之惜脫彙者十不逮
三未便行世而國門所懸異名考姓氏表名號歸一圖等
書雖根株略具而散漫無統仍費推求不類先君所輯能
兼總條貫洞人心目和鼎乃遵原式踵而成之題曰春秋
名系彙譜上溯三皇原其始以察則也下訖呂秦者究其
終以觀變也生名終諱胙土命氏之典皆廢於秦後世雖
或舉行而空文徒具實意已非難云復古故以秦為終也
仍繫之春秋者原其所自作也徵異求同不嫌煩聒豈曰
僅成先君之志亦欲觀者捐疑殆而專尋繹其於聖經未
必無涓滴之助云爾

劉芳喆曰和鼎嘉定縣人巡撫都御史元化之子今翰林

致彌之父也嘗撰石鼓文考據左氏傳定爲成王之鼓辨
甚確春秋名系彙譜一書惜未之見

秦氏沅春秋綱

三卷

存

沅自序曰孟子以春秋之作始於詩亡觀其大矣夫子刪
詩王風始於黍離考之於史黍離之作在平王二十四年
而春秋之始隱公則平王四十九年也夫子何取乎隱公
而始修之邪蓋善乎舊史之不書即位也夫子爲政必也
正名隱公不正其名故不即位而國史不書隱以攝位自
居故王職不共王葬不會嗣王不朝居然自以爲得計矣
而下之應之者無駭入極矣翬帥師矣身弑矣迄於襄昭
定哀卒成尾大不掉之禍不可復振夫子傷宗國之陵夷
上下於二百餘年之間而知其所以致此者實隱公啟之
也非名不正之明驗歟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善
乎其不書即位也此正名之先得我心者也此修春秋所
爲託始也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之作始於隱公殆謂是乎
殆謂是乎於是參之以列國之聘問會盟征伐興衰治亂
之效行其褒貶著之爲一國之書垂之爲萬世之訓而夫
子治國平天下之道賢於堯舜而其大要歸於正名余揣
摹其旨竊窺其道摘其綱而爲之日約其事而比次之以
見一字之同一言之異一文之詳略而是非遂可以尋情
事盡能劃見信非聖人莫能修之余豈敢謂遂能明聖人
之微哉蓋以經解經或當無舛尋其旨趣與後之君子商

之耳

朱氏鶴齡左氏春秋集說

十二卷

未見

鶴齡自序日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爲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衰也而會孟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衰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蔡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爲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閒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略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於一槩就史法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

曰其義則止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
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
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急退之奪之是
之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強則絀諸侯以
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
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
吳越往往示其意於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
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
變而爲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
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
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爲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
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

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邪吾故專以聖人之志
與義爲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
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
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爲發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
盡舉夫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予爲此書主以
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
參互權衡橐凡數易痲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於聖人
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刊剝無餘少
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用庶幾於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
或有當云

讀左日抄

卷

春秋

未見

鶴齡序曰春秋三傳並立公穀乃經師之學左氏獨詳於史事蓋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爲魯史如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楚之倚相能尊信聖經而爲之作傳廣求列國諸史乘管仲晏嬰子產叔向諸名卿佐之行事無不詳以及卜筮夢占小說雜家之言無不采大事策書小事簡牘閔稽遜覽綜貫秩然故其文章最爲典則華贍而後之儒者或病其誣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論多違理傷教則何也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去夢楹不三載其旨趣未及顯以示人左氏之遊聖門也晚又未必與游夏之徒上下其議論則其踳駁而不純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皆本之舊典爲史家成法聖經則不可以史法拘或事同而義異或事異而義同夫子蓋有特筆存焉自不修春秋既亡不知何者爲筆何者爲削各信胸臆穿鑿繁興至於紹興之進講而說之殺雜極矣雖然筆削所據惟事與文左氏即閒有舛訛而臚陳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則十得八九杜元凱推校經傳亦極精詳學者誠淹通此書研究事情因以推求書法一切刻深碎瑣之見勿橫據於胸中而以義理折衷之安在筆削之精意不可尋繹而得乎今左氏之書家傳戶習特其筆法簡古文之艱澀者義之隱伏者往往費人推索元凱注既多未備而孔仲達疏復卷帙繁重學士家罕闕其書東山趙子常特申不書之旨輯爲補注多與經義相證發子珍祕有年復廣演而博通之疏瀹幽滯辨正譌舛自孔疏而下弋獲於劉原

父呂東萊陳止齋王伯厚陸貞山邵國賢傅士凱者居多
又取春秋人物引繩墨而論斷之使學者知古今人材之
盛莫過於春秋兵法之精亦莫過於春秋應變出奇益人
神智讀史者當有取焉至於左氏全文明曉易見者則槩
不之及自愧謏陋此不過備遺忘資討論而已若欲從事
聖經成一家之學必如黃楚望所云先以經證經次引他
羣書此非予力所能任也姑存其說以俟後世之述作君
子

陸氏析春秋論

九篇

存

繆泳曰陸圻字麗京又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
尋入丹崖爲僧不知所終

魏氏禧左傳經世

三十卷

未見

禧自序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
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
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
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
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
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
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

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報傾危侵
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
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
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
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
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
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注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
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
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議論而已唐崔日用工左
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
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
所說紙上語耳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
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
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
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
禧評注之餘閒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
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
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磻誅吁厚范宣子禦樂盈陰
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
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
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
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陳氏許廷春秋左傳典略

十二卷

存

許廷自序曰先文邃著五經疑詩與春秋稍已散佚廷不及闕其全閒欲續成而未遑也今夏偶取內外傳讀之自晉唐以還崇獎左氏鮮復病其膏肓者繫征南之力耳征南於左氏分條同貫比義合要皆洞其趣故爽潔稱之長夏餘閒往復其解心乎愛之不自揆茹私更埤益焉於約而盡者疏其旨於辨而裁者類其徵於歧而不害者綴其異目之曰典略凡十有二卷竊愧不能揚摧左氏討先文邃之散佚晉語云咫聞則多或非讐言耳崇禎二年

俞汝言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

何氏其偉春秋胡諍

一卷

存

其偉自序曰呂氏大圭云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二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彼此矛盾前後牴牾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不知聖人之意聖人之經自明也夫諸儒之爲穿鑿無論已至於胡氏之說行而明興專用爲功令及觀制義發題則居然孔氏無經而經在胡氏焉世之尊胡氏者方過於孔氏是固胡氏之春秋矣乃以爲孔氏之春秋孔氏焉可誣已夫孔氏之於春秋也修焉而非作也修則舊史參半焉諸凡名稱爵號之異同與夫日月之詳略皆呂氏所謂謄史之舊而褒貶不與者也褒貶不與於名稱爵號與日月則是非善惡之繫乎其文較然已而必欲穿鑿於一人一字之閒而係二百四十二年

之諸侯大夫盡入孔氏之深文爲刻爲薄爲專其誣聖何如而況彼此之矛盾前後之牴牾者又比諸儒甚焉久矣世第習焉而不察是焉而不疑且翕然於功令之中而不敢也予故諍其尤悖者竊以附呂論云

十氏挺春秋集論

未見

劉芳喆曰挺字周臣太倉州人

俞氏汝言春秋平義

十二卷

存

春秋四傳糾正

一卷

存

汝言自序曰六經之不明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康成以蠶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弁淺強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以爲宮闕之巍峩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大體迨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謬易傳本義成而輔嗣卷舌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束手退矣若夫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第弟子而偏駁者半焉康侯品高學博文章能暢所欲言方以爲程氏之正傳而疵類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

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於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爲一書先之以四傳糾正爲六端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於迂三曰尚辭而鄰於鑿四曰億測而涉於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鍤刻六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效鍼石於前賢聊以志願學之自略見其大指而已丙辰仲夏

繆泳曰俞汝言字右吉秀水人甲申後棄諸生研精經史之學尤熟於明代典故擬成一書僅先就宰輔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王氏寅春秋自得篇

十二卷

存
寅自序曰聖人所作之書慮無有藉乎人以明者春秋之成也游夏不能贊焉聖人爲經左氏爲傳各自爲書是故左氏之文有先經而起者有後經而終者有不本乎經而別自爲紀者則其讀未修之春秋而就者也嗣乎左氏而有公穀始因經以起義大都緣左氏之舊文而間附以己意云爾漢室諸儒各有攸聞辭多散見程氏胡氏旨益精詳例從巧合然不讀三傳其義亦無自而起且胡氏者志存悟主謂宋之南與周之東固可取而譬也或強經以從已有之予疑聖人所作之書當有不必三傳而明者蓋聖人之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會盟征

伐非自為主則霸國爲之主故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且獨不聞孟子之言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亂臣賊子無天子於心聖人則以天子之法治之曰此正朔者猶之乎天子之正朔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曾天子之法具在而藐不知畏是果何代之諸侯何國之大夫乎抑何決裂倒置一至此也是故立一天子於上斯諸侯大夫之罪咸可得而定矣諸侯大夫之罪定斯天子之法伸矣是果必待三傳而明者乎直書焉而見比類焉而見散錯不齊焉而亦見予何敢作傳慮夫尊傳而失經者流俗之士或所不免故爲姑舍諸傳參引他經特據聖經以爲之注後之學者謂補先儒之未足焉可也謂翻先儒之案不可也夫知我罪我聖人猶將聽之又何況疎賤庸劣如予者乎與其開罪於聖人無寧開罪於先儒耳讀斯注者尚其諒予之心也夫崇禎壬午

金氏鏡 春秋集義

十二卷

未見

錢氏軼 春秋志禮

八卷

有

軼自序曰在昔言春秋者莫不以爲聖人刑書於是引經斷獄皆以春秋爲名遂據爲律法斷例刻深其文無寬和之氣使聖人褒諱隱惡謹嚴而存忠厚之思流於薄而不返嗚呼此豈仲尼不爲已甚者之所爲哉昭公二年韓宣

子如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雖
 仲尼之所未修而周公之法制未嘗不在於魯也故其先
 慶父之難齊之覘國者曰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
 之將亡本必先撥而後枝葉從之今魯不棄周禮未可動
 也莊僖以來更十數公而無改韓起猶及見之故仲尼因
 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
 下以明將來之法傳故曰其善志惟上之人能使昭明
左
昭
三十一
年傳
 又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左
成
十
年傳
 所謂勸善者君
 子之事也婉而成章者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者也志而晦
 者約言紀事以示法制者也故曰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
 矣仲尼亦曰予作春秋以正亂制由是言之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
 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故聖人從而修之所以興禮
 教而使人自遠刑法之端者也禮樂之數莫不具備於斯
 是以後之言禮者非春秋之義不足以定其去從嗚呼美
 哉洋洋乎經緯萬端宰制人極孰有踰於此哉予用是約
 春秋之大凡摭摭傳紀總其條貫以類分為十志而以禮
 志為首傳音於魯事使稽古考治術者有以見王道之大
 端周公之遺法儒說之要歸足以致治興教立俗范事施
 諸後世而無惑豈徒博物云爾哉

按錢氏春秋志禮其綱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
 吉禮之目八曰郊曰望曰嘗曰禘

曰大事凶禮之目五曰喪曰荒曰弔曰救災曰禴
軍禮之目四曰大閱曰治兵曰大蒐曰狩賓禮之
目十一曰朝周曰朝魯曰公如他國曰外諸侯相
朝曰內大夫如周聘曰列國聘周曰諸國來聘曰
內大夫聘列國曰諸侯相聘曰周來聘曰周聘諸
國嘉禮之目七曰飲食曰冠曰昏曰賓射曰燕饗
曰服膳曰賀慶錫命有三曰周來錫命曰周命列
國曰周命諸大夫其一為雜記

張氏睿卿春秋傳略

未見

馮氏如京春秋大成

三十一卷

存

劉芳喆曰如京字秋水代州人仕至廣東布政使

董氏漢策春秋傳彙

十二卷

存

趙吉士曰漢策字惟儒烏程人范制府承謨巡撫浙江以
人材薦將除科道矣為言者所劾去

瞿氏世壽春秋管見

十三卷

存

世壽自序曰予幼失學寡昧無聞弱冠後棄舉子業思究
經義遭家多難又乏師承年四十二薄遊閩南喜得春秋

三傳善本厥後自閩而燕自燕而豫而魯搜羅請乞又得漢唐宋諸儒經解數十種早夜尋繹因一得著為春秋管見四卷七年之閒橐凡三易竊謂宮牆數仞幸得其門五十遊秦旅寓藍田官舍藍田為嘉禾阮不巖先生舊治先生歿後甲子十月先遺編散失忽檢廢篋得書數冊係先生批校春秋五傳丹黃塗乙手澤猶新次其卷帙止闕昭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亟取而補綴之詳其意義迴別塵詮始悟聖經本極廣大諸儒以狹小窺之本極通達諸儒以固必泥之本極平常諸儒以穿鑿釋之故詮解愈多經義愈晦因取舊本之合於經者疏通證明之局於例者芟夷蘊崇之四閱春冬橐又二易雖爝火螢光稍堪流照然非先生導其前路萬難遵彼周行後海先河淵源有自聊為叙述以志不謬時康熙歲次壬申仲春二月生魄後四日也

姜氏希轍 春秋左傳統箋

二十五卷

存

馬氏驩 春秋事緯

二十卷

存

按馬氏左傳事緯凡十二卷前有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說一卷覽左隨筆一卷春秋名氏譜一卷左傳字音一卷驩字宛斯鄒平人嘗會萃三代之書為繹史人目之曰馬三代

存

宋犖序曰文中子有言曰述作紛紛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考之春秋爲尤甚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後儒各持所見以推測聖人之意事不得其緒理不衷於一何能義蘊瞭然乎故三傳作而春秋散昔人已致歎矣加以杜鄭何范之箋注其用心可不謂勤乎至胡康侯作傳大旨本於伊川而又兼綜衆論之長春秋藉是而有定亦未免時有牴牾李愿中云春秋難看學者未到聖人灑然處安能無失如近代治春秋不惟棄經而從傳又且畔傳而作支離煩碎之辭乃治經之蠹也臨川湯子弓菴作春秋志其爲書也分事與理爲二體事則統以年表而爲表者八理則統以書法而爲法者四八表各主一事爲綱二百四十二年之首尾數簡足以瞭之其書法四種以精義爲經比事爲緯而條例遺旨且足爲交參考互之資其爲道也備矣以此陳事寧復亂而無緒乎以此制理寧復參而不一乎元趙仁甫作春秋通旨時未有知者姚文正公督師襄漢見而異之始大顯於世今予旬宣於此而得一弓菴在弓菴不僅以仁甫自處然其所著春秋志既爲予所知寧能無一言而讓姚公專美於前邪弓菴爲湯義仍先生從孫先生以文詞擅名當代弓菴能世其業而更以經術是好魏公之後繼以南軒樹立不同皆足以垂於不朽豈非獨行君子哉

三十六卷

存

李璿序曰六經有二亡其顯亡者曰樂經其未嘗亡而實亡者曰春秋夫抽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之書而按之無事繹之無緒疏觀之漫無條理逐節而分析之則又無所於穿貫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妄曰經爲綱傳爲目而經非綱也文有篇題非事有領要也又曰傳爲案經爲斷而經非斷也策有褒譏之實簡無剖判之名也乃博求之事而三傳同異參錯不決即轉而求之諸儒之釋文與釋義而意旨雜出率謬誤而不可爲法則直舉而棄置之曰非聖經也不立學不令取士而春秋亡矣顧無學之徒強起補救自出其臆說而反使聖人之旨誦而就我以爲可以立學可以取士而世之取士者即用其所爲說標以爲題而聖人之旨渺無聞焉譬之入齊者但知有田文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第聞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而並不
知有西秦之主而春秋更亡夫前此之亡有窮拒君明明可驗而今此之亡則陰移其鼎大之如典午之浸易次之如陽翟之暗奸潛窺盜據一去而不可挽矣經解曰春秋之失亂亂者亡之端也又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夫屬辭比事治亂之法也先生知其然專爲治經夫治經非棄傳也經賴傳以見而可棄乎然而吾治經云耳因爲立一例曰以傳釋經不以經釋傳蓋惟恐如取士之以經從傳也乃取史官記事法以設門部經若干條條

若干事事若干門門若干部如一朝聘門而有朝部有聘部有來朝部有往朝部有來朝嗣君往朝嗣君部有嗣君來朝嗣君往朝部而於是連其書法之通覈謂之屬辭較其記事之參變謂之比事而予奪見焉推之二十二門之辭事皆如是矣是以侵伐有門盟會有門前後大小皆得聯絡於其間條理穿貫一往明析於是始爲之治傳就三傳之中取其事之與經合者曰傳且別其傳之與史合者曰策書不特杜預何休賈逵范甯受其區別即公羊穀梁指斥如崩隸必不使得與左氏策書互相溷亂而至於唐後諸儒則雖備觀其說而百無一合大率棄置不屑道而胡氏一書反三致意焉以爲是書者固亂經之階而亡經之本也聞考先生立說不好詭異不以武斷勝每所考校必與門部相依而分乃一祛雜例若所稱三體五情七缺大旨者而以四例該之昔者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在魯則禮者固春秋要領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止竊取之矣則事與文與義又春秋之所自備也以春秋大夫如韓起以善讀春秋如孟氏子其爲說必有當於春秋而先生取以爲例未嘗拗曲揉直強求其合而以四例而比之三傳與諸家則三傳諸家不異焉以四例而比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與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文事不能外焉此非夫子之春秋乎於是又立一例曰以經釋經不以傳釋經任取經文一條而初觀其禮繼審其事繼核其文又繼定其義而經之予奪進退無出此者始以春秋爲經不傳事而傳事固如此以爲無緒無條理

并無穿貫而其緒與條理穿貫又如此如此而猶謂春秋之亡非藉是書以存之不得矣嗟世受經學長而徧遊諸經師之門其於春秋亦既浸淫乎其閒而茫無畔岸讀先生之書而豁然而擴然而浩浩然夫嗟豈不深觀乎漢後諸儒與宋元明迄今之為春秋者而敢漫然贊一詞也乎

按毛氏說春秋分二十二門一曰改元二曰即位三曰生子四曰立君五曰朝聘六曰盟會七曰侵伐八曰遷滅九曰昏覲十曰享唁十一曰喪葬十二曰祭祀十三曰蒐狩十四曰興作十五曰甲兵十六曰田賦十七曰豐凶十八曰災祥十九曰出國二十曰入國二十一曰盜弑二十二曰刑戮而總括以四例一曰禮例謂前二十二門皆典禮也二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四曰義例則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閒

屬辭比事紀

六卷

未見

春秋條貫篇

十一卷

存

王氏

名未詳

春秋左翼

未見

焦竑序曰左氏之用不盡於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

彼其事判於數世之後而幾隱於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其
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算猖或微釁萌而鉅以
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
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
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為一事故曰奇也
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於其無所主
名者則強為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辦理錯經合異之
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
左氏徒知合經以為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為春秋用也
予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為章句小儒割裂破碎
皆始於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獨詣
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
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日
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
為變司馬法之鉤聯蟠踞者而為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
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予謂之
書也不特左氏之螿弧抑亦春秋之墨守也歟

張氏春秋說苑

未見

沈演序曰張子吾因也少受經吾家晚多自得會諸家言
胡氏春秋者著精汰秕編曰說苑蓋舉業定本也

湯氏春秋翼傳

未見

沈演曰博士家言春秋率本安福鄒氏今觀湯令君所著

翼傳大旨不殊鄒氏而說加詳學者於是復知有湯氏學矣

楊氏名未詳春秋質疑

佚

李光縉曰胡康侯當宋南渡時折衷春秋傳以進其意主於納牖不無附會先生讀春秋不滿胡氏說輒致疑焉彙而成書

經義考卷二百八終

弟子太倉錢廷銓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四十二

左邱子明春秋外傳國語

漢志二十一 篇

存

司馬遷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王充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

傳乎曰國語非邱明所作故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

孔晁曰左邱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為春秋傳

其高論善言別為國語

劉熙曰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春秋以魯為內以諸國為外外國所傳之事也

劉炫曰國語非邱明作

劉知幾曰左邱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竝中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陸淳曰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

崇文總目左邱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司馬光曰先儒多怪左邱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為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為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為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橐因為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道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邱明作此重複之書何為邪

晁公武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蓋未必然范甯曰左氏富

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
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
類如此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
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李燾曰昔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
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
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邱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
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
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邱
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邪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
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陳振孫曰白班固志言左邱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
號為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
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邱失明厥有
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辨之

陳造曰左邱明傳記諸國事既備矣復為國語二書之事
大同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
史以釋經文婉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
真德秀曰征犬戎監諂專利不藉千畝立戲五事皆周宣
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

王應麟曰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
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
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

書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黃震曰國語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衰周之邪說一語無之是足詔萬世也

戴表元曰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為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倣國語而為之也黃省曾曰昔左氏羅集國史實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為外傳實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以來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雖以浮夸濶誕者為病然而文辭高妙精理非後之操觚者可及

王維楨曰左傳尊聖人之經者而國語羽翼之春秋素王邱明素臣千古不易之論也范武子謂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夫古之聞人恥巧言令色者而肯誣邪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至為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醇乎道斯持論之過也

王世貞曰昔孔子因魯史以作經而左氏翼經以立傳復作外傳以補所未備其所著記蓋列國辭命載書訓誡諫說之辭也商畧帝王包括宇宙該治亂蹟善敗按籍而索之班班詳覈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論古今天道人事備矣即寥寥數語靡不悉張弛之義暢彼我之懷極組織之工鼓陶鑄之巧學者稍稍掇拾其芬豔猶足以文藻羣流黼黻當代信文章之巨麗也

陶望齡曰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魯尚矣周語辭勝事晉

語事勝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畧與管子同如其妙理
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翫之而味永還須以越語壓卷

鄭氏衆國語章句

佚

宋庠曰鄭仲師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賈氏達國語解詁

隋志二十卷

佚

宋庠曰賈景伯國語解詁二十一一篇唐已亡

按太平御覽引賈氏解平公射鷄篇云徒林園中
沘也言唐叔有才藝封於晉餘見韋注者不少

王氏肅春秋外傳章句

隋志一卷

佚

宋庠曰王肅國語章句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

虞氏翻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唐氏固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按固注國語農祥晨正云農祥房星也晨正晨見
南方謂立春之日初學記引之餘見韋注者多

韋氏昭春秋外傳國語注

存

吳志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

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昭自序曰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爲經藝竝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

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按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註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畧侍中賈君數而行之其所發明大義畧舉爲已僚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竝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竊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

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察之

黃震曰國語文宏衍精潔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

孔氏晁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

佚

隋書晉五經博士

柳氏宗元非國語

唐志二卷

存

宗元自序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可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子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劉恕曰國語左邱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理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智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

蘇軾曰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

晁公武曰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黃震曰柳子厚作非國語匪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

王繼祀曰柳氏之文大抵得之國語者多而子厚反非之

蓋欲掩古以自彰也

戴仔曰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闇民神之道雜糅弗章自顓帝分命申黎秩叙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黷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峯路者也不但古爲然也今深山大藪之中人跡鮮至之地往往產異見怪民人益繁而後聽聞邈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於三王金縢之冊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禱祠之人掌詛盟禴禘之事攻說及乎毒蠱厭

禳施於天鳥牡禘以殺淵神枉矢以射怪物世之讀者往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爲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官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觀子厚與吳武陵呂溫書知不免乎後來之悔尤矣夫古之爲享祀朝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情受賑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偷惰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訾古此朝菌蟪蛄之智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伯陽父仲山甫

王子晉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
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其為不知大矣公孫僑如之貪邪卻
至之汰侈矜伐不可獎獎之其為同德明矣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
讀國語之書蓋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
其辭閎深雅奧讀之味尤雋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
文辭亦未易貶也故予為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
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談便俗者多疏快予迂誕之徒也亦
因以自道云

蔣之翹曰元和三四年閒子厚在永州時作

宋氏

庠國語補音

宋志三卷

聚樂堂目九卷

存

庠自序曰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
一篇注左邱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國語世本
戰國策以成其書當漢出左傳祕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
故此書亦勿顯惟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勿識也
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庸近之說而多歸
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木鐸天下古今真謬之學一旦
冰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竝出邱明自魏晉以後
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
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
於內先儒孔晁亦以為然自鄭眾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
昭之徒竝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為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

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記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惟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叙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為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惟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篇摭撫左氏意外微細以為詆訾然未足掩其鴻美左篇今完然與經籍竝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若夫古今卷第亦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卷或二十卷然據班志最先出賈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實舊書之定數也其後或互有損益蓋諸儒章句煩簡不同折簡併篇自名其學蓋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為審矣又按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蓋外內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尋其說乃唐人也何以證之據解犬戎樹惇引鄆州羌為說夫改鄆善國為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簡陋不足名書但其間時出異聞義均雞肋庠因暇輒記其所闕不覺盈篇今因舊本而廣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說外悉以陸德明經傳釋文為主亦將稽舊學除臆說也惟陸音不載者則以說文字書集韻等附益之號曰國語補音其間闕疑請俟鴻博非敢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曹云

陳振孫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為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王應麟曰治平元年上之二月令國子監鏤板

宋史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徙雍邱天聖初舉進士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再遷兵部尚書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改封鄭國公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譌謬嘗校國語撰補音三卷卒諡元獻

魯氏

有開

國語音義

一卷

佚

林氏

槩

辨國語

二卷

佚

閔書槩字端甫福清人景祐元年試禮部第一以大理丞

出知連州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著辨國語四十篇曾革志其墓

江氏

端禮

非非國語

佚

王應麟曰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沈氏

虛中

左氏國語要畧

十卷

佚

姓譜虛中廣德人舉進士歷官吏部尚書

張氏

九成

標注國語類編

佚

呂氏祖謙左氏國語類編

宋志二卷

未見

宋史祖謙門人所編

陳振孫曰與左傳類編畧同但不識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為二

戴氏仔非國語辨

一篇

存

劉氏章非非國語

佚

黃瑜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虞槃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

國語有三書也

七名氏國語音畧

通志一卷

佚

虞氏槃非非國語

佚

何孟春曰元虞槃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於是作非非國語槃具見正史

姓譜槃集之弟同遊吳澄之門詩書春秋皆有論著官湘鄉州判官

葉氏真是國語

七卷

佚

張氏 邦奇 釋國語

一卷

存

曾氏 于乾 非非國語

一卷

佚

穆氏 文熙 國槩

存

劉氏 城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既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蓋數歲矣後此

讀春秋輒觀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偶一巡攬焉亦自謂

麤有考索也旋以國語參定其間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

三又周晉采地多散見卿士姓號中 如召樊范單趙 于鈔

內傳時皆棄而勿取今併裒采補其闕遺試以合諸前錄

庶幾備春秋之版籍云爾雖甚寥寥為猶賢乎雞肋也崇

禎丁丑夏五月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錄地名外傳別出故人名亦如之世稱國語

春秋

亦左氏手以采摭博富繹經不盡乃別用義類成書而外之以別乎內傳云爾按春秋之義內中國禮義之人外亂賊之人斷斷然也我觀後世有一系之人而祖父內子孫外者矣有一姓之人而伯叔內仲季外者矣有一人之身而少壯內末路外者矣有不得已之人而魂魄內衣冠外者矣之數人者律以春秋之法當何等乎嗟乎在三代之世其傳外也外傳之人則皆內逮乎今日其氏族內也而人則皆外吾烏乎傳之悲哉

竹書師春

一卷

佚

黃伯思曰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

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併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由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由是知此書亦兩

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緜鍊鼎稽之此書緜乃宋景公名與鼎名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由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

陳振孫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為圖又雜錄諡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方以智曰黃長睿校讐師春五篇乃汲冢古文杜預言別有一卷集左氏卜筮事而長睿所見全異紀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併律呂諡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則與所見非全書也師春乃鈔集人名也其書緜乃宋景公名與宋公緜鍊鼎合當是西晉人集錄

經義考卷二百九終

弟子崑山沈 湘覆校

徐子真山狀

三藏大卷二百八款

與宋公徽翰集合當長西晉人集錄

通夏非全書也臨漢以徐集人名以其書錄以宋景公

十二公處置後其翰書曰臨漢景公未久其書多者

